

母心

這裡是一個溫暖的幼兒遊戲室，小孩的嬉笑聲在怡君耳旁輕輕徘徊。張開臂膀，一個小小嬰兒向她懷裡爬了過來。她看不清他的臉，但她有種感覺，他絕對是她的孩子。抱起他，她輕輕撫著他的臉頰，但他卻一直哭，不斷哭，不管她想盡任何方法試著讓他不哭，但他的眼淚卻似毫不止息的洪水，不斷沾濕她的手指。她開始慌了，展開目光，她想要尋求幫助，但是依然只有耳旁那孩子們的嬉笑聲迴盪，卻得不到任何人的援助。手足無措的，她望著孩子的臉，他的臉突然仿如水面上漾開的漣漪，逐漸模糊不清，手中僅有的占有也開始失去重量。她哭了，她想大叫，手拚命的想抓住什麼般不斷揮舞，但卻發不出絲毫聲音，也抓不住任何東西，只有眼睜睜的看他消失……

眼眶依舊濕潤，房間依然溫暖，但卻真實的多——更煞白的溫度。怡君虛弱的抬起了僵硬的手，吃力的擦拭著眼眶的淚水，卻發現原來自己戴著呼吸器。

「我現在在哪裡？到底發生什麼事了？」放下了顫抖的手，她瞥見有個男人趴在她床緣正睡得深沉。

端詳著他熟睡的臉龐，粗獷帶點鬍渣，微顯立體的五官，像是怕打擾什麼般小心翼翼的輕聲打呼，和就算入眠也掩蓋不住的憂心，隱隱的扣著他微蹙的眉頭。

記憶的序列如殛雷在腦海閃現，突地的熟悉和刺激讓她不自覺的喊出名字。

「勇……勇達？」

聲音一出，就如同驚雷打在勇達頭上一樣，讓他整個從睡眠裡彈脫了出來。

「怡……怡君，妳終於醒了！」晶瑩的淚水不搭嘎的在看似堅悍的外表流淌，止不住心內的悲傷，他靠了過去深擁著躺在床上的她。

緊緊的擁抱，她心中感到一片淒然和不捨。她知道眼前這一位就是她深愛著的愛人了，也突然明白還能這樣擁抱可能真的算是一種奢侈了，而等待這個擁抱，懷裡的男人是受盡多少日夜的折磨呢？她眼淚不停息的回報。

走進記憶中熟悉的家門口，打開大門。再清晰不過的一切，但卻恍如隔世，映在心中的心湖裡，過往的光景像一塊塊的拼圖在腦海拼湊，然後督促著怡君心中

的每一分感傷，讓她不住的流淚。

「傻媳婦，哭什麼哭呢？妳能回來該開心才對，不要再哭啦！」勇達的媽媽——彩鳳一看怡君走進家門，馬上湊過去安撫她。

「對，對，不要哭啦，來吃碗豬腳麵線去去晦氣！」勇達的爸爸——來發端了一碗熱騰騰的麵線出來。

「嗯嗯，謝謝爸爸、媽媽。」擦擦眼淚，勇達扶著還略顯虛弱的怡君坐在沙發上吃麵線。

「好吃嗎？」來發滿臉期待的看著怡君。

怡君點點頭，眼眶又有點紅了，直說好吃、好吃。

「哈哈，這碗豬腳麵線可是妳爸爸練了很久才煮出來的，說是要等妳回來添添口福，如果不好吃啊，哭的可能會是妳爸爸喔！」彩鳳插嘴進來，逗笑著說。

來發白了彩鳳一眼，頓時在場的四個人都笑了出來。

「對了，勇達，你說我是因為中彈才入院，然後昏迷了一段時間，你在醫院沒有說得很清楚，說回來再跟我說明白，現在可以告訴我嗎？」怡君喝了一口湯，望著勇達。

勇達看了一下媽媽，她微微點了點頭。

「十年前的某一天下午，那時我在上班，妳獨自去買菜。買菜的回程，妳不幸的遇到一個持槍的歹徒，他搶了超市的錢，他是第一次犯案，不巧妳在路上又不小心擋到他逃跑，緊張之下，他對妳開了一槍，開在腹部，我想是因為衝擊力，妳跌落下階梯，不但因此遍體鱗傷，更猛力撞到頭部而失去意識。雖然緊急送醫，但頭顱還是因強烈撞擊造成了傷害，讓妳成為了植物人。就這樣這些年我們陪在妳身旁，因為我們相信奇蹟終會出現，妳的堅強將戰勝病痛，果然上天沒有辜負我們的期待，讓妳在前幾天醒了過來……」說到這，勇達再也止不住心中泉湧的思念和難過，喜極而泣的淚水滑了下來。

「傻孩子，怎麼連你也哭了呢，真是愧為男子漢啊！」說著說著，彩鳳聲音也扭曲變形。

怡君帶點微笑的搓著雙手，雖然因體弱還是顯得冰冷，但是那種說不出來的溫郁，就像流入心田的咖啡一樣，又濃又香，暖烘烘的罩著全身。

夜晚就寢時間，那份暖和依舊持續。躺在床上，勇達環著怡君的腰，輕柔的撫著她的頭髮，此刻他們都沒有說話，任憑時間緩緩流逝，這是一種無聲勝有聲的默契與甜蜜。

直到他就快闔起雙眼，陷入睡眠時，她才打破沉默。

「勇達，你說我們之前有孩子嗎？」她閉起眼睛。

他皺了一下眉，頓了一下。

「為什麼這麼問？」他堅韌粗糙的手環得更緊了。

「因為我在醒來前，夢到了一個小孩。那小孩．．．說不上來的感覺，但卻無比真實，他莫名的讓我篤定那是我的小孩，只是他一直哭，而我始終看不清楚他的面容．．．」她的腦海裡開始浮現那小孩的形貌，但就像處於現在的黑暗房間一樣，只能捉摸到一點輪廓。

他輕輕吻著她的後腦勺，說：「沒有的，我想是妳太累了，才会有奇怪的想像，我們之間還沒有小孩，不過等妳身體好了，我們倒是可以生一個。」

「嗯，我知道了。」她甜蜜的點點頭，任自己沉醉在勇達寬厚的胸膛裡，漸漸的走入夢鄉。

她醒來時，他已經不在她身旁了。

「勇達應該是去上班了。」摸著腰，她漾出一抹甜笑。他的力道似乎還殘留在肌膚上，散發著淡淡的溫暖。

「早餐已經做好了，放在桌上囉！」走出房間，媽媽手中拿著成疊的衣服，正要去洗。

「媽，不好意思，還這麼麻煩妳，明天開始還是我來弄吧！」怡君走了過去，想要幫忙。

「沒關係的，妳剛從醫院回來，身體一定還很虛弱，這些我來弄不麻煩的。倒是散步沒人陪是很無聊的，如果可以的話，下午陪我去公園走走吧！」彩鳳笑著

推開了怡君。

「嗯，那有什麼問題呢！」她笑著答。

下午，彩鳳和怡君並肩的緩步在種滿兩排黑板樹的步道上，有一搭沒一搭的聊著天，享受悠閒的午後時光。

聊累了，她們坐在附近的長椅上，看著廣場上的孩子在嬉戲，旁邊則有幾個媽媽熱絡的聊著天。

「彩鳳姐，帶著媳婦來公園散步啊！」一位年輕的媽媽，推著一台嬰兒車，靠了過來。

「沒有啦，心怡，是媳婦陪我出來曬曬太陽的。」彩鳳笑笑的答。

「妳好！」雖然不認識，但怡君點點頭，禮貌性的打了個招呼。

「怡君嗎？妳能醒過來真的是太好了，發生在妳身上的事，我真的為妳感到遺憾。」

「謝謝妳的關心。」怡君微微的一笑。

「不過孩子的事畢竟妳們還年輕，只要．．．」

「心怡！」彩鳳瞪了她一眼。

「什麼孩子？」怡君疑惑的皺了眉。

「呃．．．沒有啦，我說的是我的孩子，他很可愛對不對？要不要抱抱看？」她略顯慌張的點點頭。

「嗯，好，我想抱抱看。」怡君沒有察覺到她帶點慌張的神情，一聽到可以抱小孩，頓時樂不可支。

「他是男孩嗎？他好輕喔！」心怡抱起了孩子，將他遞抱給怡君。

「嗯，對，他是男孩，剛滿一歲而已。你可以摸摸他的臉，他很喜歡別人摸他的臉喔。」

「好，我摸摸看。」

怡君輕輕搔著孩子的臉，孩子就像被逗樂了一樣，咯咯的笑個不停。

「他好可愛！」怡君本來就是個喜歡小孩的女生，看到小孩這般可愛，突然心

裡也起了不小的嚮往，想要立即有個孩子。

但突然，望著懷裡小孩開懷的面貌，夢中的那個孩子似乎吃醋般的在腦海乍現，那個說不上來卻篤定是屬於自己的孩子仍在哭泣，也許曾有過的連結和他的臉一樣不得清晰，而且伴隨著一種屬於撕裂的疼痛，在心口蔓延。

「喂喂！小心啊！」

突然呆滯的怡君就像失去了靈魂一般，小孩差點就沒抱緊，幸好彩鳳及時靠了過來將小孩抱過。

「哇哇哇！」小孩因驚嚇哭了出來。

「妳這樣馬虎我小孩很危險耶！這攸關著我小孩的安危，妳能不能不要這樣！」心怡有點怒不可抑的望著怡君，一邊安撫著小孩。

「對．．．對不起！是我一時不小心．．．」回過神來的怡君充滿歉意的頻頻道歉。

「不好意思啊，心怡，可能我們怡君剛從醫院回來，身體還沒有調整得很好，才會這樣子．．．」彩鳳不好意思的微壓低著身子點點頭。

「好啦，小孩沒怎樣就好。怡君妳要好好照顧自己的身子，不然以後再有小孩，這樣照顧可不行！」

「再？」這次傳入耳中清楚無誤，怡君疑惑的直看著心怡。

「不好意思，我口誤啦！還必須去買菜，我先走了，妳們慢慢散步。」說完話，心怡有點悻悻然的像箭般掉頭離開。

夕陽餘暉下，怡君和彩鳳的身影被長長的拉在後頭。原本殘餘的溫度是十分暖洋洋舒適的，在當下卻仿若成了說不出口的熾熱，在焦躁的內心燃燒——一個是滿腔的猜測和懷疑；一個是掩瀾的不安和沉重。但諸多想法和推敲交織之下，兩人到頭來，還是沒打破沉默，留下了不解的空響在心裡迴盪。

過後這幾天，怡君跟家人陷入了一種無形的沉默壓力中。他們似乎分成了兩派，一派是怡君一人，一派是其餘的家人，彼此各自思忖著心內的想法或是疑惑。當然怡君心中明白，有時候暫且不開口，只是為了替前方清晰的道路做準備，但是

每每午夜夢迴，存在於心中的小孩，就會像揮之不去的陰影，在夢裡不止哭泣，想緊抱，卻一直抓不牢的手，從來就讓她失望；夢醒後，家人的秘密低語、神情的黯淡和不安都讓她心中的疑惑蓬勃發展，不止不休。

這一天，心中的壓力早已不吐不快，因此怡君約了朋友出門，想要透一口氣。

咖啡店裡，怡君攪拌著果汁裡的果肉殘渣，伴著前面兩個大學女死黨的閒話家常，心裡頓時紓壓了不少。

「妳出意外之後，我們都很擔心，幸好妳醒了過來，不然我一定哭死！」戴著粗框眼鏡，個子矮小，卻十分可愛的女孩——佳穎，抽了抽鼻子。

「那妳家人還好嗎？之前去醫院看妳，看妳家人這樣日夜奔波的，感覺很辛苦。」綁著馬尾，清秀可人的女孩——思嘉，嚼著冰塊說。

「嗯，謝謝妳們的關心。家人都對我很好，而幸好勇達工作上也有調適過來，沒有受到我太大的影響，只不過……」

「不過什麼呢？」佳穎說。

「我覺得勇達他們有事瞞著我……」怡君若有所思的將飲料一口氣喝完。

「怎……怎麼可能嘛？妳家人對妳這麼好，如果有事早就告訴妳啦……又何必這樣一直隱瞞，然後被妳抓到不對勁呢？」思嘉笑得有點僵硬的說。

「對啦，對啦，不必想太多啦，好好讓心情放鬆，這樣對身體才好。」佳穎也在一旁附和。

怡君望著兩人的面容，那種仿若一脈相承的神態隱隱跟家人的契合。霎時，她不禁皺了眉頭，一種莫名的厭惡感油然而生，就算是眼前這兩位多年的死黨，依舊只能帶來更無從摸清的隱瞞嗎？

「不好意思，我有事，我必須先走了……」心裡暗嘆了一口氣，她從來沒想過從身邊的這群朋友裡知曉被隱藏的什麼，因為她知道家人若真的隱藏著什麼，最好還是家人親口告訴她，這樣才能更理性的解決問題。因此今天的相約，也不過是想要獲取一點朋友的支持和分憂而已，只是沒想到反而多添了一股對事實猜測的凝重。

「怡君！」佳穎喊住了她。

「嗯？」轉身走開的怡君轉頭回望著佳穎。

「如果．．．如果家人有事瞞著妳，那麼一定有他們的理由，但我相信這都是為了妳好的．．．我．．．」

「我知道，我一直都知道的．．．」回眸笑了一下，這份笑容是十分真切的，卻也帶著幾分緊繃。

回到家，已經近傍晚，沒開燈的室內就像怡君現在的心情一樣，又抑鬱且煩悶。那模糊的孩子身影，也如搗蛋的頑童般，若隱似現的在心中作怪。

「看來爸媽應該是出門了，勇達上班還沒回來．．．」打開電腦，就似為了打發時間一樣，她漫無目的的在網上閒逛。

突然，社交網站上叮咚的一聲，傳來了讓她最害怕，也最難以接受的真相。

『嗨！怡君，謝天謝地！柄霖告訴我妳終於從病床上醒了過來。十年前妳出了意外，我們這些老同學都嚇死了，看妳在病床上蒼白的臉孔，都不禁感到無限的心疼，但是我們都知道，勇敢堅強的妳是絕對不會被輕易打敗的，而事實上十年後的今天，我們也印證了妳的堅強，謝謝妳為了身邊的人和自己勇敢的挺了過來。然而我也必須道歉，妳昏迷的時間無法一直守護在妳的身旁，我最近要搬回台灣了，到時一定要跟妳好好聚聚，以彌補空白的這幾年。PS:對於失去的孩子不要想太多，看看照片裡妳懷孕時的喜悅和自信，我相信妳能重拾這份光采，再度成為一個好媽媽的，加油！』

畢業後搬遷到美國的同學，在對話框留下了長長的這段話，並且附了一張怡君懷孕時捧著大肚子，一副幸福神情的照片。多日來的疑竇終於開朗，黏稠的萬樣情緒開始在心中纏繞擴散，不可自拔的，她如遭雷擊，淚水止不住的濕潤整個臉頰。

是震驚？是悲傷？是憤怒？是無力？她無從分辨，也許混雜多一點。曾經自己有過小孩，曾經自己孕育生命，曾經自己擁有過許多的曾經，但如今只剩空洞、失去顏色的空白。她不憤恨家人，就算她被矇在鼓裡一輩子，她也不會，因為她

知道家人總是為了她好而做決定，就像此刻她明白家人猜測她會有如斯的反應——悲傷自己無力保護孩子；憤恨自己連為孩子難過的時間都被剝奪，而陷入不可自拔的悲愴裡。但是該來的還是會來，家人終究要說的事，從漏網之魚讓他早一步得知了。能明白家人的用心良苦，她心裡的某一塊告訴自己應該理所當然的理智，但她沒辦法，滿腔的情緒像千斤的炸藥在內心炸開，滿溢的眼淚象徵著失去控制的靈魂憾動。

奪門而出，她幾乎無法待在屋子裡多一秒。因為每一分，每一秒，對於擁有過孩子的記憶都在慢慢復甦，那些曾有過的歡笑和快樂都在屋子裡的每個角落徘徊，像似嘲笑，嘲笑自己的無能為力；腦海中的那個孩子，此刻更為清晰了，卻不是臉，而是更刺耳不休的啼哭聲。她終於百分百的確定那是自己的孩子了，但是這只讓她更感頹力。

不知渾噩了多久，只記得自己出了門，搭了公車，又上了火車，走了不短的路。宛若突然的回過神般，她的眼睛聚焦在傳統三合院院子裡，正在悠悠泡茶的老先生。

「爸．．．」淚水早已決堤，她止不住的哭顫著身子。

「怡君，妳回來了啊！」怡君的爸爸——鼎欽氣定神閒的站了起來，就好似已等待很久了一般。

「喂？」電話接起來，是一個緊張兮兮的男人。

「勇達嗎？怡君今天住我這，你不用太擔心，明天我就送她回去。」

「是嗎？她已經知道啦．．．真是抱歉，還勞煩爸了．．．」

「不會的，我知道你們對我家的傻丫頭很好的，不用擔心。」

「我知道了，謝謝你，爸。」

「不會的，晚安了。」

怡君抽抽答答的啜泣，候在鼎欽的身邊，問著他：「爸，你怎麼知道我一定會

回來呢？」

他慈祥的笑了笑，並把她拉到椅子上坐好。

他拿起了茶壺倒了一杯茶給她，一邊開口：「知女莫若父，我從小扶養妳到長大，怎麼不知道妳會幹什麼傻事，面對事情會有怎樣的反應呢？」

「而娘家就是嫁出去的女孩永遠的港口，心裡難過的時候，一定會回來的吧，況且．．．」說到這兒，他似乎想起了過去的某一段往事，臉上表情顯得黯淡許多。

「是關於媽的事嗎．．．？」怡君擦著眼淚，一邊說。

「對，妳的那份對失去的執著，恐怕也是遺傳到我的吧．．．」鼎欽苦笑了一下，神情懷著一點愧疚。

「爸爸．．．」

「我必須對妳抱歉，我對妳死去的媽媽提得甚少，也許我始終還是無法原諒自己吧！」鼎欽低下了頭。

「沒關係，爸爸直接說吧，再怎麼說，你是全世界對我最好的爸爸，這一點是永遠不會變的。」帶著淚光，她微微的對爸爸一笑。

他就像得到安慰般的點點頭，眼中藏著快要蘊不住的淚水。

「媽媽是因為懷著妳，在將妳生出來時，難產而死去的。旁人絕對沒有辦法相信，我有多愛她，我想就像妳愛勇達一樣，那份深愛，那種無可自拔吧！但也就是因為如此，妳呱呱落地時，我很恨妳，恨妳一出生就帶走了她的生命，甚至有過念頭，想要把妳送給別人家養算了．．．」說到這，脆弱的傷疤再也承受不住過去的傷痛，一絲絲的滲出血來。

「爸．．．」她走了過去，幫他擦拭眼淚。

「但是，當我某天真的思念她到不行，對妳的怨恨也幾乎高到極點時，我盯著妳看，卻發現妳在對我笑，就像映著她的笑容般，妳的笑解放了我，因為從妳的笑顏裡我似乎聽到了婉兒在我耳畔輕輕的講：『是該真的放下了．．．老公。』那一次是我第一次抱著妳，而妳回應我的，則是動耳的笑聲。」

「放下真的很難，但我盡力了，也許我仍有做得不夠好的地方，也許我不是一個稱職的好爸爸。但是，女兒啊，我要告訴妳『唯有放下，才能重新擁有』，珍惜妳身邊所擁有的吧！」

聽著傳入耳裡的話，歲月雕鑿的過去如歷歷在目的影像映入她的心中，也許有的酸楚、有的快樂、有的悲傷、有的生氣，但卻都帶著諒解的色彩，填補、療癒著心靈。

「謝謝你，爸爸，我知道了。你一直是最稱職，最好的爸爸，有你的照顧，女兒真的感到很幸福。」她撲過去擁著他，親吻著他的臉頰。

「謝謝妳的肯定，不過這樣親爸爸，爸爸可是會受不了的，哈哈。」

「哈哈，爸，你真是的！」

笑語夾雜著淚水，這一夜略帶寒意的夜晚，顯得特別溫暖。

隔天傍晚，天色已經抹上淡淡的昏黃，鼎欽攜著怡君的手，慢慢的走向勇達家。而勇達早在門口等候，看到怡君回來，不禁展顏露出一個大笑容。

「去吧！」鼎欽對怡君笑了笑。

「嗯．．．」她像個做錯事的孩子一樣，垂得低低的頭微微點了一下。

走向勇達，他張開了手臂，將她深深的摟入懷中。

「對不起，我不該這樣離家出走，讓你們擔心了．．．」在他的胸膛上她早就泣不成聲了，多日來不斷積累的壓力化成了淚水，源源釋出。

「不！應該是我說對不起才對。自從醫生推斷妳因頭傷失去懷孕期間的記憶後，我一直在思考要如何跟妳談我們失去了孩子這件事，因為我知道妳對這個來不及出世的孩子給了多少的愛心，用了多少的期待，所以才會聯合大家隱瞞妳，想要妳身體狀況穩定點時再告訴妳．．．唉！」他深深的嘆了口氣，眼睛紅了起來。

「我知道的，失去孩子你也是一樣痛心，一樣難以接受的，而且你還要承受我對你施予的情緒壓力，我．．．我實在很抱歉，為家裡造成了這麼多的困擾．．．」在他的懷抱裡，她悲傷的抬起頭望著他，眼淚縱橫交錯，早已將她變成了淚人兒。

「沒關係的，因為我們是家人，所以更該彼此互相包容，更該一起攜手度過難

關。至少，妳回來了，讓我們的家得以再完整。」他輕吻著她的額頭，溫柔而堅強的眼神褶褶發亮。

窩在他懷裡的臉蛋將衣服沾得更濕了，但是他可以感覺到她正微笑著。

鼎欽也笑了，對著擁抱著兩人。

「親家公，這次真是麻煩你了，還專程讓你送怡君回來。」怡君回來後，彩鳳放下了心中的一塊大石，不僅有說有笑，還為鼎欽倒了好幾杯茶。

「什麼話，自己人不嫌麻煩啦！況且怡君從醫院回來，我還沒時間去看看，剛好有這個機會讓我跟女兒好好聊聊談談嘛！哈哈！」彩鳳倒的茶鼎欽照單全收，顯得十分開心。

「難得親家公來我們這邊作客，要不我煮些豬腳麵線大家一起來吃？」來發站了起來，一副躍躍欲試。

「爸，你真是的，最近是煮豬腳麵線煮上癮了是不是，成天都想煮豬腳麵線。」勇達笑著回應。

語罷，大家哄堂而笑。

叮咚！

當大家聊得正開心，門鈴聲響了起來。

「我去開門！」怡君走過去門口。

「啊！你．．．你．．．」幾乎是嚇得花容失色，怡君跌坐在地。

所有目光都集中在走進來的男子身上，剎那一片噤聲。

沉默之後，是憤怒！

「你來幹嘛？」「快滾出去！」「你這王八蛋！」

一雙雙灼熱的目光如利刃般穿透男子。勇達立刻衝了過去粗暴的掀起了他的衣領。

被掀起衣領的男子並沒有絲毫的反抗，只有無限的歉意在臉上堆疊——他是當初傷了怡君的那位歹徒。

「對不起，我知道我老公做的事一定讓你們難以原諒，但是不管如何，就算我

們讓你們打、讓你們罵，我們都想要親自來對她說聲抱歉，並且希望她原諒我們．．．」從男子背後走進門的，是一個少婦，顯然就是男子的太太，她的手上牽了一個國小年紀的男孩。

「不行！我不能接受！也許我能原諒你對我造成的傷害，但是我絕對不能．．．絕對不能原諒你就這樣帶走了我和勇達的孩子！」怡君幾乎歇斯底里的大叫，諸多的恐懼和失去孩子的煎熬如山洪爆發般，襲進昔日的回憶裡。

「怡君．．．」鼎欽看著女兒，眼中似乎流轉著說不盡的千言萬語。

「對不起，我們這一家永遠都不能原諒你！你若想要做點什麼，那就離開這裡，永遠消失在我們這一家的面前。」勇達毫不留情的推開了男子，使得他一屁股跌坐在地。

「求求你，讓我對她道歉吧！不然我一輩子都無法原諒我自己！」男子和他太太都跪了下來，小男孩則不知所措的看著爸媽。

「你們走呀！」怡君摀住耳朵，根本就不想聽，她的腦海裡又若隱若現的浮現小孩子的哭聲了。

不過這次卻前所未有的真實，就好像真的有個孩子在附近哭泣．．．

緊繃的氣氛，讓在場的大人都感到凝重，更何況小孩子。小男孩受不了哭了出來，沒有小嬰兒的嘹亮，卻仍清脆而清楚。

「你們還不．．．」

「勇達，等等。」鼎欽走過去制住了勇達。

只見怡君緩緩走到小男孩前，溫柔款款的注視著孩子的面容。

「這是．．．你們的孩子？」

「對，當初我老公就是為了讓這個孩子吃飽，逼不得已才會去搶劫，途中會傷到妳，真的不是他惡意的，是他太緊張了，槍枝還不慎走火，才會釀成大錯，我們對不起妳．．．」夫妻倆淚漣漣的滿臉眼淚，跪著的雙腳因哭泣而連連發抖。

儘管男子被關進監獄裡數年，昔日的悔恨卻仍是逃不出的監籠，讓他們永遠像被關在愧疚裡的囚鳥般，日日夜夜受盡心靈的摧殘，無可自拔的沉重。

怡君伸出手來，輕輕撫摸著孩子的臉頰。小男孩原本有點懼怕的縮了一下，但她的手輕柔的猶如春天暖陽拂過大地，指間的溫熱綿柔的滲進皮膚，舒服而自在的，他不再抗拒她的撫摸，而她的心裡也起了一種奇妙的變化，彷彿過往某種放不下心的、一直死抓著的執念，已經消融於這樣的接觸之中了。

她靜靜的望著他，眼神如開悟般清澈，慈母的笑容在她臉上重新綻放。

「怡君．．．」勇達看過那種眼神，那是他很久很久已不曾看到的，源於怡君懷著孩子時，她輕輕的對著肚子裡的生命講話時的眼神。那眼神非常的祥和美麗，有著一種歌頌創造生命美好的氣息。那一刻，他深深著迷了，無以復加的，他知道他將用盡這一輩子所有的愛，來呵護怡君母子兩人。那此刻呢？代表的是什麼意義？他說不出來，但反耀著她眼中的光芒，他心中的仇恨似乎也消弭於無形。

勇達哭了，是釋然的淚水。

怡君站到了男子和他太太面前，將他們扶了起來。

「我接受你們的道歉，我原諒你們。」剝除了所有恐懼，她的心寬容了一切。

「謝謝妳！謝謝妳！對於過往的錯，我真的很對不起！」淚水幾乎暈滿了男子整張臉，這十年來的罪惡感讓他時時刻刻都受盡了折磨。

「但是從今以後，你要好好做人，好好照顧這個孩子，好好照顧你的家人。」她堅定且明亮的開口，就好像盡脫了傷害的枷鎖一樣。

「一定，一定會的！」男子擦拭著眼淚，如搗蒜般的點著頭。

接連鞠了好幾個躬，男子才終於灑著淚水帶著一家大小離開。

「妳真的原諒他了嗎？」彩鳳搓搓她的背，一臉擔憂。

「是的！因為『放下之後，才能重新擁有』啊！」望向鼎欽，她噙著淚水，微微的笑著。

鼎欽點了點頭，輕輕搖著剛剛喝完茶的茶杯，寬慰的笑著——這口茶回甘的可真是時候呢！

寬恕的夜晚，沒了孩子的啼哭聲，只剩勇達淡淡鼾聲的世界十分靜謐，環在怡君腰際的手更顯溫暖。

睡意襲來，她往他的懷裡又鑽深了一點，並輕輕的給了他臉頰一個吻——在發生這麼多事情之後，能擁有這平凡的幸福更顯珍貴。

閉上眼睛，這一次，她仍然是看到一個小孩。孩子這次不在她的懷中，只見他緩緩慢慢的越爬越遠，也越長越大，漸漸的走離她的身邊。望著孩子的背影，她淚如雨下，但是卻覺得放心，因為雖然孩子的臉依舊不清晰，但在遙遠的地方，孩子轉過頭來，她知道他是在笑的……